

S-092.48

5.16

中国农书丛刊综合之部

# 便民图纂

明·邱璠著

石声汉 康成懿校注

农业出版社

農業出版社

中国农书丛刊综合之部

# 便民图纂

明·鄭 璠 著

石聲漢 康成懿校注

中国农书丛刊综合之部  
便民图纂  
明·邝 璠著  
石声汉 康成懿校注

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 130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153 千字  
1959 年 11 月第 1 版 1982 年 3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印数 2,601—7,000 册

统一书号 17144·9 定价 1.20 元

# 序

辛樹職

我院爲響應黨和政府整理祖國農業遺產的號召，于一九五六年成立「古農學研究室」，準備將祖國的幾部大農書，作一系列的整理。當康成懿同志在校對農政全書所徵引的文獻工作中，發現該書引用便民圖纂資料不少，苦于無原書對照。嗣承南京農學院萬國鼎教授，借予便民圖纂抄本（抄自北京圖書館），核校之餘，總計該書引便民圖纂的有序文一篇，其他資料百三十餘則；內標明「圖纂曰」五十餘則，徵引圖纂而未標明者計七十餘則（內亦有與多能鄙事同者）；誤題「王禎曰」或「農桑通訣」曰，而實出自圖纂者八則。古農學研究室同志爲使人知道農政全書文獻的真實與精確，便決計先行整理便民圖纂一書。

是書我曾粗讀一遍，覺其文詞通俗，條貫分明，在有明一代通書中，誠如歐陽鐸所敍：「今民間傳農、圃、醫、卜書，未有若便民圖纂，識本末輕重，言備而指要也」。以此亦知當時流傳民間較廣。卷九、卷十全屬「涓吉」「祈禳」迷信之類，不加整理，姑全其

真。卷三耕穫，卷五、卷六樹藝，卷十四牧畜，卷十五、卷十六製造，則均有其一定的價值。醫藥衛生部份，亦有其獨到處。

一九五七年正月，我在北京參加政協會議，始知中華書局委托章熊先生正準備作同一工作，我即與章熊先生協商合作，由古農學研究室石聲漢主任作全面分析及作關於農藝畜牧等部份的校記注解，章熊先生整理醫學部份並作該部份校注。康成懿同志負抄校標點等責任。經他們三位的分工合作，費時六月，稿始完竣。是書抄自北京圖書館善本閱覽室，爲明嘉靖本，字句間有蟲蝕漫漶處，圖亦不精。幸承鄭振鐸先生借予家藏萬曆本，得完成校對任務。又承允借萬曆本攝圖製版，適原書寄去上海，正在等待，而鄭先生不幸逝世。憶前曾致書鄭先生請其代作一序，如無暇日，即以彼所發表于人民日報上的「鄭璠：便民圖纂」一文代序。現謹將鄭先生原文錄後：

## 漫步書林

西諦

鄭璠：便民圖纂

「這部書很有用，但不多見。錢曾『讀書敏求記』云：『便民圖纂不知何人所

輯。鑲板於弘治壬戌（公元一五〇二年）之夏。首列農務、女紅圖二卷。凡有便於民者，莫不具列。爲人上者，與爾風圖等觀可也。章鉅云：「明史藝文志：農家類鄭璠便民圖纂十六卷，是書爲璠撰無疑。同治蘇州府志各宦：璠字廷瑞，任邱人，進士。弘治七年（公元一四九四年）知吳縣，循良稱最」（敏求記校證卷二之中）。我所藏的一部明萬曆癸巳（公元一五九二年）刊的便民圖纂，于永清序上就說：「鄭廷瑞氏便民圖纂，自樹藝占法以及祈涓之事，起居調攝之節，藟牧之宜，微瑣製造之事，播撫該備，大要以衣食生人爲本。是故繪圖篇首而附纂其後。歌咏嗟嘆以勸勉，服習其艱難。一切日用飲食治生之具，展卷臚列，無煩咨諏。所稱便民者非耶？」北京圖書館也藏有一部嘉靖甲辰（公元一五四四年）藍印本，有歐陽鏗、呂經二序，黃貽道、王貞吉二跋。惟弘治原刊本則未見。嘉靖本爲十六卷。萬曆本則只有十五卷。蓋以萬曆于永清本，把農務女紅二圖並作一卷了。其餘耕穫類（麻屬附）、桑蠶類、樹藝類（二卷）、雜占類、月占類、祈禳類、涓吉類、起居類、調攝類、牧養類及製造類（二卷）等，凡十一類十四卷，則嘉靖、萬曆二本皆同，文字也沒有什麼歧異。（樹藝按：鄭先生或因公忙，未詳細互校嘉靖與萬曆兩本，實際上二書字句有分歧處，詳校注）。惟嘉靖本的農務、女紅圖甚爲粗率，有的幾乎僅具依稀的人形。萬曆本的括圖，則精緻工麗，儀態萬方，是這

個時代的最好的木刻畫之一。農務凡十五圖，女紅凡十六圖，出於傅汝光、李楨、李援、曾中、羅錡諸人所刻。他們都是這時代的北方刻工之良者。這個耕織圖，可信是從宋代樓璘的本子出來的。鄭璠題云：「宋樓璘舊製耕織圖，大抵與吳俗少異。其爲詩又非愚夫愚婦之所易曉。因更易數事，系以吳歌。其事既易知，其言亦易入。用勸於民，則從厥攸好，容有所感發而興起焉者」。他所撰的吳歌的確平暢易曉，特別是用了山歌體，吳人是會隨口歌之的。像下壅云：「稻禾全靠糞澆根，一豆餅河泥下得勻。要利還須着本做，多收還是本多人」。於施肥的功效說得簡單而明了。又像鋤蠶云：「蠶頭初白葉初青，鋤要勻調採要勤。到得上山成繭子，弗知幾遍吃辛艱」。這些都是可以順口歌唱出來的。樓璘寫的耕織圖詩，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曾加以著錄，却没有圖。今所見的耕織圖的刻本，當以此書所附的農務女紅二圖爲最早了。耕穫類的開宗明義第一章便是「開墾荒田法」：「凡開久荒田，須燒去野草，犁過，先種芝麻一年。使草木之根敗爛，後種五穀，則無荒草之害。蓋芝麻之於草木，若錫之於五金，性相制也。務農者不可不知」。如果這個法子試之有效，則對於今天開墾荒地的農民是有很大的好處的。在調攝類裏，有治鼓脹（血吸蟲病）方二。不知中醫們知道不知道，有沒有用過。這於南方好幾省的農民們關係很大，故錄之如下：「紫蘇子湯」蘇子（一兩）、大腹皮、草果、厚朴、半夏、

木香、陳皮、木通、白朮、枳實、人參、甘草(各半兩)水煎，姜三片，棗一枚。「廣茂潰堅湯」厚朴、黃芩、益智、草豆蔻、當歸(各五錢)、黃連(大錢)、半夏(七錢)、廣茂、升麻、紅花(炒)、吳茱萸(各二錢)、甘草(生)、柴胡、澤瀉、神麩(炒)、青皮、陳皮(各三分)，渴者加葛根(四錢)。每服七錢，生姜二片，煎服。「中滿分消丸」黃芩、枳實(炒)、半夏、黃連(炒，各五錢)、姜黃、白朮、人參、甘草、猪苓(各一錢)、茯苓、干生薑、砂仁(各二錢)、厚朴(製一兩)、澤瀉、陳皮(各二錢)、知母(四錢)共爲末，水浸蒸餅，丸如桐子大，每服百丸，焙熱，白湯下。這部書的全部都可以說是適合於農民們日常應用的，與「居家必用」至少有半部是爲學士大夫們所適用的不同。我想，雖然其中不免有迷信禁忌之語，但大體上是「便民」的，也應該加以整理後印出，供農業部門和醫藥衛生部門等專家們的參考。」

這一部書的整理，既得萬曆本校核，又得萬曆本精緻工整之圖製版，已達完善之境。

鄭先生一生關心祖國農業文獻之收集，我謹代表我們農學界向鄭先生永存的精神致敬！現鄭先生之遺書，已贈北京圖書館，承趙萬里先生及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的帮助，得借攝影製版。謹致謝忱。

一九五九年五月於西北農學院



## 試論便民圖纂中的農業技術知識

石聲漢

便民圖纂，當行出色地代表着明代「通書」這一個類型的農書。

所謂「通書」，是一些分類排列的簡明百科全書，它供給一般人以日常生活各方面需要的技術知識。這樣的書，內容貫通一切，無所不包，尋常又都用頗為通俗的文字寫作，所以稱爲「通書」。我們祖國，向來是一個農業國家，農村人口比例很大，因此「通書」一向也有兩個類型：第一個類型，以城市的小市民日常生活爲主題；另一個，則以農村生活爲主題。因爲第二類型的通書，包含有許多關於農業生產的技術知識，我們便將它歸入「農書」這一個體系之內。這兩個類型的通書，共同具有的內容，有食物的加工與製造，簡單的醫療調護，家庭小用具的製備、保護與整理，……還有占候、厭勝……等一大套迷信唯心的紀述，在過去的社會生活中，這些問題，往往都必需由每個人家自行解決。解決這些問題所需要的知識，不是聖經賢傳中的「經綸大業」，也不見于文人雅士們「儒雅風流」的著述中，便只有靠通書來聚集流傳。明代以來，陸續出現了許多部這

類通書；其中有兩部，名爲「居家必備」與「多能鄙事」，由這兩個書名，也約略可以說明通書的內容與意義。

便民圖纂，比較上還是一部晚出的通書。著者鄭廷瑞（正德進士）雖是山東人，但因為他在江南作官，對於太湖區域的農村家庭情況，頗爲熟悉，所以書的內容，顯明地屬於江南農業的系統；即以種水稻的澤農爲主業，蠶桑爲重要副業的農業生產體制。十六卷書中，文字部份占十四卷，前兩卷則是農桑兩方面的圖畫。兩卷圖，絕大部份以南宋樓璣的耕織圖爲根據；不過，樓璣原來有很工整典雅的古體耕織圖詩，都換成了民間形式的吳歌，以「求通俗易曉」。這一個走羣衆路線的大胆嘗試，是便民圖纂最突出的特點。對鄭廷瑞的大胆，我們雖還不能用「革命」或「叛階級」之類的話來表示，但很明顯地，他却有「便民」——即面向羣衆——的決心。這就是它所以當行出色的特點之一。

便民圖纂的十四卷文字敘述，大部份是鈔錄或節引已有各書，總結編纂而成。但也有一些很獨到的乃至於創造性的材料。例如第三卷，關於水稻栽培，從「耕墾」、「治秧田」起，所有施肥（「肥壅」）、準備種子（「收種」、「浸種」）、插秧、除草（「耘揚」——即王禎農書中的「耘盪」）、收稻到舂成米儲藏（「藏米」），有一整套細緻全面而簡明的敘述，

是元代三部農書（農桑輯要、農書、農桑衣食撮要）中所沒有的，其中推薦用「冬春」的方法，避免稻穀在儲藏中發芽所引起的虧折，是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又像卷六關於蔬菜的栽培，也有許多原始資料，很可寶貴。

綜括地檢對便民圖纂這十四卷文字敘述，我們可以歸納出這幾個方面：

（一）農業生產技術知識：圖纂卷三、四、五、六和十四，題名是「耕種類」（卷三）、桑蠶類（卷四）、樹藝類（卷五卷六）和「牧養類」（卷十四）。一共有五整卷，都是關於農業生產的技術知識，占全書文字部份的三分之一以上。我們將它歸入農業體系，便是根據這一點。在其他通書類型的農書中，農業生產技術所占比例，是沒有達到這種情況的。這五卷中，耕種是糧食、油料、纖維等作物的栽培；樹藝的兩卷，一卷是「諸果花木」，一卷是「諸色蔬菜」。齊民要術的箸者賈思勰將花卉栽培排斥出農業範圍之後，由南北朝經過唐、宋、元，大家都遵守了這個成規。明初俞貞木作種樹書時，才將花卉和果樹並列起來。同時及此後的書，如多能鄙事和羣芳譜之類，也都將花卉和其他有用植物一律看待。便民圖纂依從了明代的這個新通例，也收有關於栽花的技術，——大部份是根據種樹書和多能鄙事的。其餘作物果樹、林木、蠶桑、畜牧等方面，較早的材料，可以看出是根

據元代的農桑輯要和王禎農書間接徵引的，大部份仍是出自種樹書與多能鄙事這兩部書。有些材料，特別是關於嫁接的（如棗樹上接葡萄，棟樹上接梅花之類），近來常有人徵引。究竟俞貞木是得自傳聞，還是出之想象，還是自己體會錯誤了？我們不能斷定。在沒有得到親身實踐的真實根據以前，我們還得存疑。

（二）食品製造：圖纂卷十五「製造類上」，包括有「茶湯」、酒、醋、醬、乳製品、脯臘、烹調、醃漬及鮮乾果貯藏等各種方法，一部份根據元代三部農書摘錄，大多數出自多能鄙事。不過多能鄙事的排列很紊亂，圖纂却作了系統分明的整理，在內容上還作了一些補充。

（三）醫藥衛生：圖纂卷十二和十三，收集了一些有關醫療調攝的藥方。大致是按內、外、婦、兒四科，分風、寒、暑、濕等三十門，共載藥方約二百五十道。這些藥方，大部份是從宋、元、明醫書中摘錄而來，只是藥味和分兩，稍有出入。雖然成方不一定能治百病，但在當時農村醫藥設備很差的情況下，也還有些實用價值。

（四）家庭日用品的製備、保全和整補：圖纂「製造類下」，是衣物、書畫……等的調製、保護、修補，清潔……等方法。大部份也出自多能鄙事。

(五)氣象預測：圖纂卷七，題名「雜占類」，內容是氣象預測，幾乎全部根據田家五行這部小書。田家五行，舊題「宋婁元禮箸」，但書中「十一月類」引有「農桑輯要云」，又拾遺中有「幼聞父老言，前宋時平江府……」，可見不是元代至元以前的書。這部書，引了大量吳諺作證，是地道的江南地區情況。其中有些預測，是根據老農們的實際經驗推斷的，也有不少是「穿鑿附會」之辭。今日各地區的農諺中，也有很大分量的氣象預測材料。這一類材料，都必需經過長期細緻的整理分析，才可以瞭解它們的有用程度。

(六)占卜：卷八、卷九、卷十，題爲「月占」、「祈禳」、「消吉」三類的，則全是迷信唯心的東西。這些神秘荒唐的玩意兒，特別是漢代得到了朝廷的獎勵與培植之後，在我國大眾的生活中，占着頗重要的地位。多能鄙事裏面所總結的材料，佔了十二卷中的五卷，和便民圖纂的十六分之三比較起來，圖纂已不算是「富于迷信資料」的了。雖然爲了保存原書本來面目沒有刪除，但是決不推薦這些東西——恰恰相反，我們認爲任何有些常識的人，都會一笑置之，連批判也不必要。

一九五七年八月六日於西北農學院古農學研究室

# 新校便民圖纂序

夫有生必假物以爲用，故雖細民，必有所資。百工制物，五材並用，而聖人實作之。雖有巧慧，不能臆創；雖有彊敏，不能自食。是故業有世守，其人無貴賤，皆足爲師；藝有顯門，其言無精粗，皆足爲經。兩之伍之，異<sup>①</sup>事而同功。然當其無用，三家之市猶自給焉。一物適屈<sup>②</sup>而須者方急，通都大邑病矣。況知有所弗逮，力有所弗豫。一人之身，而取辦于僿億僻陋之際，奚以濟哉？仁人知民用之不可已也，平其政矣，猶曲爲之慮：將無弛若具、逆若時，而徒從事者邪？將無觸凶蹈禁、恣者欲、昵邪說，而戕其生者邪？將無不若物性，以墮其樹事畜事者邪？之誠不藝，乃其說具在，會粹<sup>③</sup>而提其要，使夫人得比類而求，庶其少濟乎？此固仁人之心哉。今民間傳農、圃、醫、卜書，未有若便民圖纂，識本末輕重，言備而指要也。農務、女紅，有圖、有詞，以形其具，以作其氣。有耕穫、蠶織，以盡其事。衣食之源，固宜重哉。繼之樹藝，則園圃毓草木之義，亦民用之不能闕焉者。曰雜占，曰月占，其

畏天威以豫人事，然而非僭矣。祈禳：祈且禳也。涓吉：以吉行也。其諸趨避之常情，然而非褻矣。起居于格言，自養也；于忌，自衛也；于調攝，輔以醫藥也。言牧養者五十有七，言製造者百有七，若疑於煩碎，然大者乃繫耕稼，其瑣瑣又非民生所能去者。是書，余得諸吳下，明農<sup>①</sup>以來屢試之，其非虛語哉！侍御少岳陳君維一，按廣右<sup>②</sup>，振揚風紀，官治肅給。行部，以六條察吏至溥，有治迹。進其守王子貞吉，授是編，刻焉。惟國家勸課農桑有詔，陰陽若醫有學，職爲民故，而有司或末視之。況廣西遠中國，俗尙弋獵，鮮事耕織；疾病不知醫藥，貧於禱祀，天於巫覡者，其常也；盜賊又不與焉！少岳蓋傷之。是役也，以正令典，以通民志，自淺近要切者，以達於廣大悠久，嗚呼仁哉！

嘉靖甲辰，秋八月乙未，賜進士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致仕泰和石江歐陽鐸

校記：

① 「異」：嘉本缺，依萬本補。

注解：

② 「屈」：借作「緝」用。

- ① 「稗」：借作「萃」用。
- ② 「明農」：即講明農學。
- ③ 「廣右」：廣右即廣西。

## 便民圖纂敍

嘉靖丁亥冬，翻刊便民圖纂成。或曰：「今明詔禁刻書，若此者無乃違禁乎？」經曰：「大哉王言，非尋常所可測也！」或曰：「何與？」「夫書之於民，猶植之於譬；綸音云爾，得非以不急與無益之言，加災於木而病民者紛紛乎？便民圖纂果因而可止邪！則夫見別廢屨、因噎廢食者，亦何怪是書也。兄<sup>①</sup>我有生，皆不可無。如衣食資於耕種蠶桑，彼則標揭於首；天下外此以務衣食者，誰邪？曰雜占，曰祈涓，及起居調攝，以至牧養、製造之類，民生一日不能已者，皆精擇而彪分昭列焉。故它書可缺，此書似不可缺；況滇國之於此書，尤不可缺，是豈可一例禁邪？蓋上之懲病民之弊，正所以爲利民之圖耳，豈拘拘而爲之者哉？經所以將順而干冒爲之。匠用公役，梓用往年試錄及曆日板可者」。或聞之亦悅。遂布諸民。原本出三匡歐陽氏。若託始，則任邱鄭廷瑞氏，選刻於吳者。

雲南左布政使，北池<sup>②</sup>九川呂經書